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 
第二十二回 使巧計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鬧店

話說馬得元緩過氣來問道：「他得的是甚麼病症死的？」何斌便將經過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馬得元說：「好何斌，也就是你們何家一個人也就是啦，要不然我能亮鞭把你打死。馬俊你去給大家叩頭，拜求他們列位，設法與你叔父報仇。」馬俊說「是」，上前與眾人行禮。馬得元又問道：「何斌呀，你的娘親可好？未曾受險嗎？」何斌說：「未曾受險，因為我們送寶鑑走後，我二位舅父將我娘親接了走啦，家中只剩了我父一個人，故此才有此事。」馬得元說：「咱們趕緊商量報仇之事吧。那麼是與誰金盆洗手呢？王殿元帶來誰呢？」何凱說：「馬大哥，並無此事。那是我們假借寫的，因為不好明寫一鏢三刀之事，恐怕有個不合適，這是魯弟的高才。」馬得元說：「魯賢弟呀，你淨是這窟窿灌餡的事情，有不明說好不好呢？」魯清鼻子裡一哼吃說道：「老哥哥，我要那麼寫，不是眾位老哥哥全死在了那家中啦嗎？」馬得元說：「魯清，你用心功可以對報仇之事加點心，給報了仇才算好呢。」魯清說：「老哥哥，您等著看吧。我魯清處處想的週到，要有一件想不到之時，那您將會友熊勾消，那時叫我三光以下的小輩，那不算您利害，算我交友不到，學藝不精。管保能設法搜著了他人。」馬得元一聽，連忙說：「好賢弟，那我替我那姪男，先行拜謝你。」說著話跪倒行禮。」魯清說：「老哥哥快快請起。你我聯盟的把兄弟，我要盡那神前一股香的義氣，決對去作。」眾人正在說話之際，外邊有人來報，說有都京南門外，興順鏢行口位達官到，帶著水旱四個伙計，登山伏虎馬子登、下海擒龍馬子燕、旱面的二人，是捉虎童子柳金平、擒虎童子柳玉平。大家一聞此言，連忙出來相迎，一見面互相行禮。蔣兆雄說：「列位兄弟哥哥，咱們店中一敘。」當下有店裡伙計，上前接過馬匹，刷飲喂溜，大家這才來到了裡面。蔣兆雄說：「何二弟，你為甚麼結這根白孝帶？」何凱說：「哥哥您就不用問啦。」蔣兆雄聽了說道：「是啦，你們大家不用說，我知道了，我那何大弟他故去了。因為有一天，他們九位賢弟為我辦生日，晚間正在鏢行吃酒，我那二弟焦雄，在燈光下冷眼看見那何大弟來到鏢行，面似垂水，咽喉上有一支鏢，渾身血光，一聲不言語，向我們大家抱一抱拳，轉身出去了。當時我二人未曾言語，因為吃的全是喜酒。後來吃完了酒席，到了後夜，那鏢店中可就亂啦。鄭和說：我可看見何大弟來啦。拜托咱們大家給他報仇。」魯清一看眾人全都走了心經，不由心中所思：我何仁兄在世之時，真是捨命全交，所以才有感動。徐國楨道：「列位，這些位中就屬我年歲大。雖然我的年歲大，可沒你想的到。你說我們大家見不見何玉的屍身呢？」魯清說：「徐大哥，您可以不必見啦。既然上這裡來的主兒，全跟他有過命之交，既然看見了請帖，那就不用見啦。我們當初在中三畝園拿普蓮的時候，逃走了雲峰段峰，所以二寇逃回西川銀花溝，才勾來普鐸。如今我們大家必須殺奔銀花溝，將二寇拿來，用他們人心祭靈，那才算盡了交友之道。」徐國楨說：「魯弟那就在你啦。我見著有那與你不合的主兒，必然能設法與你二人化解就是了。」

大家在一處參議報仇之事。外面又有人來報，說：「通稟列位，今有金水縣的人到。」眾人聞言一齊轉身往外走。徐國楨說：「何二弟，既然是金水縣的人到，必是左臂花刀連登連茂通。」大家來到外面一看果然是他，帶著三個徒弟，黑面虎王橫、白面虎李太、粉面哪叱吳月明，王李二人，每人一口砍刀，吳月明是一對雙刀。當時有店中伙計接過馬匹，刷飲喂溜不提。當時大家一齊來到了裡邊，伙計將大門緊閉。眾人到屋中，見禮畢，連登看見何斌身穿重孝，不由問道：「何斌你與何人穿的孝服？」何斌忙將他天倫被淫賊一鏢三刀所殺之事，詳細述說了一遍。大家看連茂通臉變顏色。馬德元道：「連賢弟你來到何家口有甚麼事呢？」連登說：「我為鏢行之事。就為保水路一隻鏢，特來約何大弟。誰知出了此事。」徐國楨說：「你不是就為請何大弟一個人嗎。走的是名姓，可以用一個鏢旗就成。」遂說：「二弟，你去取來一個鏢旗。」何凱答應出去到了櫃房取來，交與徐國楨。徐國楨接過來打開一看，原來白緞子作地，青火沿，斜尖的一面小旗子，當中斗一個何字，旗桿邊上有一行小字，是何家口三個字。」說道：「連賢弟你將此旗掛在桅桿之上。山東清江一帶，四大冷海，東西海岸，山東半邊天一帶，走到那裡管保高枕無憂。是占水島的水寇，穿行山路，以及毛賊草寇，他們全不敢動分毫。那裡大弟在世之時，全維持到啦。要說保鏢場中，不是淨講究打。」連登說：「大哥，不過我們這三支大船，非常的重要。」馬德元說：「連賢弟你放心吧，決對的沒有錯兒，你就拿了去吧。」連登說：「月明你拿著鏢旗，回到鏢行將旗子插好。」吳月明說：「師父，皆因我不會水，倘若在中途路上有點差錯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連登說：「月明莫不成你畏刀避箭？」何凱說：「連仁兄且慢，待我委派何家口一人，隨同前往就是。」說話之間出去，找來了甩手龍何潤，叫他過來。何凱說：「何潤，你拿著鏢旗跟隨著吳月明前去，協同他保著此鏢。你將那水靠，隨身的軍刀物件拿齊，你到清江，先將旗子撤下，放到艙中。有人問的時候，你就說是何家口的，他要盤問，你再拿出旗子來。」何潤說「是」，連登說：「月明啊，你拿旗子隨他去吧，鏢也得走，仇也得報，我必須盡其交友之道，隨他們大家殺奔銀花溝。」吳月明說：「是。」當時辭別大家，他們二人就走了，下文書再表。

如今且說，眾人在裡面相談。外邊有人來報說：「劉爺回來啦。」大家一聽，連忙出來迎接，看見劉榮拉著石祿那匹馬。魯清說：「劉大哥，這不是石祿的馬嗎？」劉榮說：「不錯，正是他的。」說著將馬交與店中伙計，他們眾人一齊來到店中。魯清細問劉榮，馬怎麼到了您手？他上那裡去了？劉榮細說一遍。大家聞言，不由一怔。書中暗表：原來石祿他們大家自從出了京都，他騎的這匹馬，乃是北國進貢來的貢馬良駒。此馬性如烈火，在花園中八年未放出來，如今一出京都，認上大道，他腳程太急，總比別人的馬快得多。走著走著，石祿一回頭，已然把眾人落下很遠，他便將馬勒住，那馬是踢跳咆哮，鬥氣亂乍，一時勒不住。石祿說：「榮兒呀，我這個老黑，他可比你們的馬腳急，我可先下去啦。」說著打馬如飛而去，劉榮這才追了下來。且說石祿騎馬跑下，直到天黑，他一看四外村莊無有，只有東西大道。天實在黑啦，連地上車轍全看不真啦。石祿拉馬往東走，正好從東邊來了一個老者，手中拉著一頭驢。石祿問道：「老者，我跟你打聽點事。」老頭說：「這位壯士您打聽甚麼事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但不知那裡有店口？」老者說：「您是走過去啦。」石祿說：「老頭兒，您帶我去吧。」老者說：「好！您隨我來。」當時石祿將馬馱回。老者說：「您看那北邊就是莫家村。您進東邊，便是東村口，走西邊便是西村口，那東西村裡，全有店口。」石祿說：「老者您還是把我領了去吧。」老者說：「我住家離此很遠，要不然我就親身同您去啦。」石祿一聽只可自己拉著馬，奔了西岔。來到街當中，路西裡有座大店，便上前打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誰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是我，你們這裡是店嗎？」就聽裡邊有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是店。可是我們不賣外客啦。」石祿說：「為甚麼不賣外客呢？」裡邊有人說：「我們酒菜不整齊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吃破的，不吃整的。」裡邊說：「我們不賣外客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是家客。你要不開門，我可堵門放火啦。」伙計無法，只可將店門開了。石祿便拉了黑馬來到裡面，一看全是東西南房，北邊是花瓦牆，石祿看西房是七間，當中一明兩暗，南北是一明一暗。當時伙計說道：「您把馬交給我吧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可不能動，我這個馬不叫生人拉。」石祿把那馬拉到南房廊下拴好，將皮搭子拿了下來。伙計給他闔了門。

石祿來到了屋中，放下物件，那迎門一張八仙桌，左右有椅子。伙計端進一盞燈來，問道：「我給你沏過一壺茶來呀？」石祿說：「不用。」伙計說：「我與您預備酒飯呀？」石祿說：「好吧，只要是吃的就成。」伙計答應出去。此時天已定更，那伙計將酒飯菜通盤端了上來，伙計說：「大太爺您吃完了不用給我們錢，您就走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吃啦。今天我還是不走啦，住在你們這裡。」伙計說：「大太爺，我說的可是好話，別回頭您住在這裡，有個差錯，我們東家可擔不起。」正這說著，忽聽窗下有人歎口氣，後面有人說話：「說我長處不招，短處也不招。我在外偷富濟貧，怎麼應當出這個逆事呢。我兒與我徒弟全沒在家，叫我一人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我莫方只有禱告上蒼，就求上天睜眼。自從我一記事，就沒辦過傷天害理之事，短刀藥酒的事，我又沒辦過。石祿一聽遂說道：「二哥。」伙計說：「我不叫二哥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偏叫你二哥。」伙計說：「那麼您就叫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來問你，這後邊是誰呀，咳嗽數氣的。」伙計說：「要不怎麼說叫你吃完了就走呢。我們這裡有點事。」石祿說：

「有甚麼事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有事您也管不了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說出來我聽一聽，別管有甚麼事，能管我管，不能管我不管。吃完飯我給錢一走。」伙計說：「您不用打聽啦，我說您管不了。您就不用問啦。」石祿一聽，回手取出雙鑊來說：「小子你看見了沒有，我有這一對還管不了嗎？你不說我可給你一下子。」伙計一見，心中暗想：這一位也許能管此事。石祿說：「你不用害怕，慢慢的說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要問，是有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的一段事情。」原來離此地正西，有個兌城縣，知縣叫張春祥。那縣太爺到是清如水明如鏡，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，上為國下為民。城裡關外送他一個美名，叫作賽仲禹。那南門外離城二里地，有個呂閣寨，那裡有一為首的惡霸，名叫呂登清，外號人稱銅頭太歲，他家中結交江洋大盜，不法之人。有賊人與他出的主意，叫他欺男霸女，無所不為。石祿說：「他們不會找老爺嗎？」伙計說：「知縣不敢管他。他是京朝大官蔡京的乾兒子，因此無人敢惹他。他手底下有兩名家人，一叫呂福，一個呂祿。在前七八天在我們門前，過了一片馬匹。吹打樂器，敲打鑼鼓，我家小姐出外觀看。原來那人群之中，就有那呂登清。一時被他看見，回見怔下定禮，給也得給，不給不成。他們定今晚來娶人，因此我們發愁。」石祿一聽氣得怪叫如雷。大聲說：「小子他們要反吧，我非打死他們不可。」

不言石祿生氣，且說那惡賊呂登清。他在家中閒坐，旁邊侍候家人。他一時的高興，說道：「福兒祿兒，你別看我的武藝淺薄，可是我們拜兄弟四個，每人武藝全都小錯，都在我義父那裡看家護院。二爺神拳李增、三爺潭腿江文、四爺小霸王憚尤成，那憚尤成乃是我義父第四房的內姪。福兒你給我一個法子，叫我也打點樂事。就在兌城縣一帶，豈不是任咱們爺們反嗎？還有何人敢擋？他要來管，我一句話就能摘去他的紗帽。民間之中無論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借他點膽子他也不敢呀。福兒我後面這些夫人，二□多個全都俗了。有旗裝、蠻裝我都不愛惜。你們給我想一想哪裡還有少婦，那裡還有長女。你給我找一找去。」呂福說：「我從打□五歲，我兄弟□二歲，進來您的門。就沒聽你提過，也不是您懼怕他呀，也不是不知道呢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你小子說，那裡有？」呂祿說：「兌城縣東門外，有個莫家村，那裡有很多的少婦長女。因為這一帶的有少婦長女的主兒，全搬到莫家村去住。」呂登清說：「難道說，我就不敢去嗎？可是我要去，那少婦長女就能出來嗎？」呂福說：「員外爺，奴才我可不是催您的火。那一個地方您不用去，您要上那裡去，有許多的不便。我跟您有一句笑談，太唐朝有輩古人，雙鎖山上為首的：女子劉金定。騎匹桃紅馬，懷抱繡鸞刀，點叫高俊保，說他放著大道你不走，手拿竹竿捅馬蜂。那莫家村住著一位達官，他交接的朋友比您的強。兩下裡冰火不同爐，人家交的全是一般保鏢達官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。我說一句話，你可別惱，咱們主僕說過這個。您所交的這些人，全是佔山住島的、攔路打搶、斷道截人的主兒，全是目無王法，將死置之度外。像您這個性質，寧在花下死，作鬼也風流。」呂登清一聞此言，他便哈哈大笑。遂說：「福兒，我到了莫家村，那些少婦長女能夠出來嗎？」呂福說：「我要給您出個主意，他就能出來，您就可別怕花錢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自管說。銀錢是倘來之物，沒有關係。花多少錢咱們爺們有。」呂福說：「您先給我一百兩銀子，我去置買笙管笛簫、鑊鈸四件。買來之後，令手下人等，操練齊畢。他們眾人多時成啦，那時咱們主僕率領他們，騎快馬□三匹，前去莫家村。頭前五個人敲打鑼鼓，我弟兄二人在您左右相陪，用黃絨繩拴在我的絲鸞帶上，您用手揪著。咱們先進北村頭，進西街，一吹音樂，一敲打鑼鼓，那時兩邊的婦女自然就可以出來了。那時您見那個少婦對您眼光，或是那名長女與您有緣，那時您一拉絨繩。我認好啦，回來之後，我叫您預備什麼，您就預備什麼。我可以帶手前去下定禮，給也得給，不給也得給。可有一件，要弄出漏子來，可是您一個人去搪。」呂登清說：「小子你放心去辦吧，我到處搶少婦長女，可有誰敢攔呢？也別說他惹不起，簡直他不敢吧。再說我義父在京為太師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人不曉？給你銀子你就去辦吧。」說著命人取出兩封銀子，交於呂福，前去置買東西物件。那呂福拿銀子走啦。後來將樂器滿行買齊，他命人拿到後面，傳給眾人，教給他們學會。

過了□幾天，大家全將音樂鑼鼓學齊。呂登清說：「他們大家已將音樂排齊，咱們應當怎麼辦叫呢？」呂福說：「待我調派一下子，當時他找好五匹白馬，是在前頭的，又找五匹黑馬是在後頭的。呂福騎黃馬，呂祿的花馬，呂登清的紫馬。呂登清更了更服色，週身上下一身新。頭戴一頂粉綾色逍遙巾，頂門一朵黃絨球，兩旁雙搭珠穗，鸚哥綠的綢子條，勒帽口，荷花色的貼身靠襖，綠緞色的護領，上繡萬福留雲，鸞帶煞腰，醬紫色的中衣，薄底青緞靴子，處置荷花色一件通鑿，上繡五花五朵，飄帶未結，綠綢子裡兒。大家一齊來到外面，全行上了馬。呂福也飛身上馬，說道：「員外，您把帶子拴好吧。前後的音樂聽明，無論進那一個村，我的左胳膊一抬，你們是一齊吹打，我要右胳膊一拐，是全行止住。若有不聽者，你們可小心我的莊規。」大家一聽說：「是。」眾人這才催馬，一出呂閣寨的東村頭，斜行東北，大家來到莫家村的北村頭。眾人一見這個村子，四週有圍子，大家一齊進了北村頭，往南行走。有兩股道路，前頭人就問：「管家，咱們走哪股道？」呂福說：「咱們走西街，奔西那股道走。」前頭人答應，當時往西南面來。呂登清忙一抬左臂，大家吹打起來。當時那路東路西的鋪戶住戶的少婦長女，便一齊的出來，觀看熱鬧。呂福說：「員外，您要是看見了那家的婦女好看，千萬拉帶子。那是指給我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呂登清點點頭。他用眼睛往四下裡觀看，看了許多，全沒有長得多出眾的。他乃酒色之徒，一時看不盡，忙說：「福兒呀，你叫他們一段打，一段停。」呂福說是，忙右臂一拐，當時免去音聲。此時他們已然來到了街的中心，路東有家大酒樓，名為「五合居」。呂福說：「員外您看，這個酒樓，有多闊大。他實有女貞陳紹，要算這一帶的第一呢。」按說這個女貞陳紹，出在江蘇。北方有這路東西叫「蠍虎子」，四爪為蠍虎子它的房簷底下趴著，要有那五個爪的，名叫「閩貞」。好比江蘇是在北方吧，婦人占了房，請收生婆來，一接生是個女娃子，這個收生婆必須帶著這種東西，在三天洗三的這一天，無論男女，必須給小孩子全身給洗到了。此時收生婆帶著的閩貞，放出那三寸五長的一個木頭匣中。洗完之後，取過匣來，一捏那閩貞的肚子，用剪子將他襠中那一個爪尖剪去，用那硃砂往女孩眉間一塗，那鮮紅便揉在她的眉間了。到滿月的那一天，有那近近的親友們，必須送來許多陳紹酒，也有五斤的，也有□斤的，放到院中。便將姑娘抱了出來，令大家觀看那個血紅記兒。此時已集到一處，成了一個朱紅痣兒，此女子守身之痣。大家看了便一齊給道喜，本家備下大子酒，連同賀喜酒一齊收拾好了，在後邊花園裡刨坑埋好。容等此女長大成人，她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在閩閣之中，隨她娘親，或是她的奶母。牀上一把剪子，紮拉鎖扣，拆大改小；下牀一把鑊子，煎炒烹炸熬煮燉。女子長大，有媒婆來提親。乾脆說，女孩有了婆家啦，通信過禮之時，就好比北方人給大家送喜餅一樣。他們便叫家人到後花園，將當年之酒刨了出來，再一查喜單，誰家給了多少酒。給送□斤的還□斤，送二□斤的還二□斤，送五□的還五□，大家再來慶賀喜棚，姑娘到了棚中，眾人一看，那守節痣還在，乃是處女。她一與男子同牀，便化為無有，因此這酒名為女貞陳紹。

書不可重敘，呂福說完，呂登清說：「福兒呀，你放心，無論那一天，我要請客的時候，一定在這裡就是。」說著再往南走，呂福左臂一揚，他們又吹打起來了。來到街中間，路西有一條小死衚衕兒，裡頭有兩個門兒，在第二個門的台階上。站著一個女子。年紀也就在二□里外，長得眉清目秀，容貌出眾。穿得花枝招展，上身穿鸚哥綠的靠襖，蔥心綠的底衣，腰結水紅的汗巾，披著紫紗的門簾。呂登清看明白啦，一拉那個帶子，呂福忙回頭一看。那個姑娘便回身走進門去，雙門緊閉。呂清說：「福兒，免去鑼鼓，咱們回寨吧。」說話之間大家出了南村口，一直往西南，回了呂家寨，大家下馬。呂福先把那帶子解了下來，主僕三人往裡走來，僕人也將那樂器拿到屋中，安放一旁不提。

如今且說他們主僕三個人進到屋中。呂登清說：「福兒，方才你可曾看見此女嗎？」呂福說：「看見啦。」也是呂登清的惡貫滿盈，他才無心中說了一句話。他說：「福兒呀，我要將此女娶到家中，我絕對不再出去貪那野花啦，從此改過前非，永不貪外務啦。我看此女底額端正，真正是一品夫人之像。你到他們莊上打聽打聽，無論許了誰家，守節痣未動，正式的處女，你務必前去與我提親。他們若將此女許配與我為妻，咱們是兩罷甘休，若是提親不給，那時我同我許多朋友則硬下花紅。」福兒一聞此言，在旁一蔽嘴。呂登清說：「你為甚麼撇嘴呀？」呂福說：「員外，你要說別村還可以，若說是他們村中，更不用提搶親，就是明媒正娶，他家也不給呀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你先用說，拿五兩銀子去打聽去。」呂福拿了銀子，轉身往外，來到莫家村的南村頭，看準那個巷口，在衚衕口上有一座鏢店。他先來到酒樓，到了樓上，早有那五合居的掌櫃的笑著迎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喝！管家您今天怎

麼這樣的開心？」呂福說：「你怎麼認識我呢？」掌櫃說道：「管家您忘了，方才您大家騎著馬匹，從此經過。有喝酒的座兒言說，您是呂閣寨的大管家。」呂福說：「不錯，掌櫃的你貴姓？」掌櫃說道：「我姓王，名叫王鐵山。」呂福說：「王掌櫃呀，我有一事問你。」說著話兒，兩個人一到雅座。鐵山說：「大管家莫不有甚麼秘言秘語嗎？」呂福說：「有事問你。」鐵山說：「有甚麼話您說吧。」呂福說：「在你們這南邊有家鏢店。鏢店北邊有個小死衙衙，那個頂頭門住著的是誰呢？」王鐵山說：「那個頂頭門，乃是莫老達官在那兒住。」呂福說：「在他院中出來的那個姑娘是誰呢？你可知道？」鐵山說：「我知道。那個就是他女兒莫彩娥。」呂福說：「姑娘今年多大，你可知道？」鐵山說：「我倒聽他哥哥說過一次，姑娘今年□九歲。」呂福說：「姑娘可有入人家嗎？」鐵山說：「那個我可莫明其妙。人家的姑娘我不知道。」呂福說：「能可打聽不能呢？」兩個人正在說話，外邊有人進來喊道：「王掌櫃的哪裡去啦？」鐵山說道：「管家您在此少候，我去趟就來。」說著挑簾子出去，說道：「喝！原來是少達官呀。」那人說：「掌櫃的你不是說你這個買賣，是西川亮翅虎尤斌尤老達官的血本嗎？現在我們有一支鏢，要往西川去，可以給你帶了去。」王鐵山笑道：「那敢情好啦，等我去取去。」說著下樓去了。

這時呂福在屋中，往外偷看。見外邊這人，身高八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背寬，面如紫玉，凶眉環眼，大鼻子翻孔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齒，七顛八倒四個虎牙往外一支，大耳相襯，壓草毫毛倒豎抓筆一般；頭戴紫緞色六稜壯帽，藍緞色綾條勒帽口，鬢邊斜搭茨菇葉，頂門一朵絨球有核桃大小，是突突亂跳，身穿紫緞色綁身靠襖，藍緞色護領，青絨繩□字絆，青絲鸞帶繫腰，雙疊蝴蝶扣，青紡綢底衣，窄腰兒跟快靴，閃披一件紫色英雄氈。上面繡著萬字盤長，飄帶未結，大紅綢子裡。又聽樓梯一響，那王鐵山二次又上來了，手提著一個布袋，笑向那人道：「少達官，勞累您啦。這是一千兩銀子，給尤老達官帶了去吧，交到就是。上西川不忙嗎？」那人說：「忙的很。這乃是急鏢一支。」鐵山說：「您只要到了鏢店，他就知曉我這個事情。」那人說：「此人在鏢店作甚麼呀？」鐵山說：「他在西路跑腿。」那人說：「王掌櫃的，我鄧萬雄說話差一點。只要在鏢行跑腿的，沒有我不認識的。你提那一位，有名的你再說，無名的那就不用說啦。」鐵山說：「此人姓果名豹，別號人稱飛毛腿。」鄧萬雄說：「嘔，原來是果豹啊！你們二人怎麼認識的？」鐵山說：「我二人是同盟的把友。您要見著了他，趕緊叫他來。因為現在我的腿腳不大利落，上樓下樓的全不方便。叫他來幫助我，好作買賣。」鄧萬雄說：「是啦。」鐵山說：「那麼這鏢車多少日子走呢？」萬雄說：「也就在這兩天吧。你還有怎麼事嗎？」鐵山說：「沒有啦，您請吧。我可不敢說甚麼啦。」萬雄說：「咱們至近之交，沒的可說。」說著接過鏢子來下樓而去。王鐵山送了去，鄧萬雄回鏢店不提。

如今且說王鐵山回到雅座，說道：「呂管家你可曾看見此人？」呂福說：「我看見啦。」鐵山說：「此人乃是莫老達官的大徒弟，人稱雙鞭將，手使一對水磨鋼鞭。」呂福說：「他兩個徒弟呢？」鐵山說：「二徒弟銅杖李凱，三徒弟銀杖李繼昌，他有一個義子，名叫小雲官燕清；自己有一子，外號小花刀莫陵。」呂福一聞此言，轉身下樓，來到櫃房，說道：「王掌櫃的。這個鏢車，我沒瞧見過。西川路也是一個樣嗎？」原來他是明知故問。鐵山說道：「呂管家，您這幾天給他個天天來。也就在這三兩天就走啦。我在這街上開買賣，有二□多年啦。他要一說急鏢，那就走的快。」呂福說：「好！掌櫃的，你在靠窗戶近的地方，能夠看見鏢行的情形。你給我留下一張桌子。」說著取出□兩銀子遞與了王鐵山。那王掌櫃的伸手接過來，他說了聲明天見，逕自下樓了。呂福走在中途路上，不由心中暗思：我家主人貪淫好色，乃是酒色的淫徒，他所結交的朋友，俱都是土豪惡霸、非法之人，並沒有一个是安善的良民，我家主人全依仗著蔡京，那些官員看看蔡京的面子不敢干涉，如今他又來到莫家村，看見別人兒女，還則罷了，偏看上了莫方之女，不用說別人，連我呂福都有點膽怯；人家莫方所結交的全是除霸安良的朋友。他心說：「要搶莫方之女，那大概是他惡貫滿盈，天爺不容啦。從我知道所搶的少婦長女，有人前去報案時，那縣裡是把人轟下堂來。待我回到莊去，對他說明，就說此女沒有婆家，花言巧語蒙哄於他。闖出殺身大禍，與我無干。」

呂福一邊走著一邊想。少時來到了呂閣寨，上前叫門。有人開門，他便走了進去，問道：「祿兒，員外可在書房？」呂祿說：「員外在書房，得了迷症，他胡言亂語。」呂福說：「他胡言亂語，可說些甚麼呢？」呂祿說：「他茶飯懶用，一閉眼就看見那美女在旁邊一站。兄長您到莫家村，打聽的事怎麼樣了？」呂福便把蒙哄呂登清之言，先向他兄弟言說一遍。呂祿說：「兄長，員外在哪處一招親，全是您出主意。據我所想，咱們家中也有姐和妹，人家要娶咱們的行不行呀？」呂福說：「你我的妹妹出去買東西，誰敢瞧一眼？」呂祿說：「您將此事想錯啦。如今咱們是仗著他的名氣，他呢又仗著蔡京，才結交江洋大盜。呂登清早晚有個報應循環。那時咱們回到家中，全都不敢待著。據我一看，將來您都得了善終。呂登清他可做了惡啦，這個惡報，可全做在您的身上啦。」呂福說：「二弟。雖然說我給他出的主意，可我是為誣他的銀錢。」呂祿說：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；大財要命，小財要爭；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我上次上柳家莊行人情去，在棚口聽見人說：你的惡名太大，不在呂登清之下。一說又要搶莫家莊的姑娘，還不用說是莫方之女。您想他能夠善罷不能？兄長啊，要搶莫家村之女，他都管的著，因為在圈子裡啦。有咱們至近的賓朋，對我說過，要有呂登清活著，沒有敢動呂福，要是他死了之後，有人將你捉住，一刀兩段，分身炸油，都不解他們之恨。就因為您淨給呂登清出壞主意。他們叫我在無人之處，勸說於您。所以我在背地裡勸說您多次。咱們是一母所生，自無話講，您要聽我良言，趁早改過自新，要不然難免大禍臨頭。莫家村中也有跟我交友的，可是也有和您至近的。那裡誰家有少婦長女，大半全可以知道。難道說他們村中就沒有好色之徒嗎？可是他全不敢村子裡行一點。倘若被鏢行伙計看見，全家攆出莫家村。人家曾說過，若是呂登清敢搶莫家村的姑娘，那就是他的大禍臨頭啦。呂員外縱寵著您，您在外胡這麼一給他出主意。野麥子不分隴啦。跟你我沾親帶故的主兒，您也給出主意搶了來，您我的姑母的女兒張桂英。你我還不如一個女子呢，這一點烈性全都沒有。被他搶來之後，是至死不從，活活被呂登清打死。難道說，你就一點心都不動嗎。兄弟，您看著吧。他只要一搶莫家村之女，他的呂閣寨瓦解冰消，是屍橫一片。」呂福說：「兄弟，你別聽那一套。如今是料者無妨。」呂祿說：「我說這話，可是金石之良言。」呂福說：「你不用管我的事，我也不干你的事。你要惹出事來，你去搪去，別來找我。我的事也不能叫你干涉。」呂祿一聽，知道他是良言逆耳。連忙進了門房，將此事揭過。

後來他到了裡面，見了呂登清說道：「員外呀。我已竟給您打聽明白啦。」呂登清說：「那女子是誰家的呀？」呂福說：「是花刀將莫方之女。姑娘的名字叫莫彩娥，今年才□九歲，尚未有婆家。」呂登清說：「是咱們應當怎麼辦呀？你得給我出個主意。」呂福說：「主意我倒有。您必須一天給我五兩銀子，我好上五合樓去吃酒，暗中好給您打聽莫方還接鏢不接。打聽明白，他只要一接鏢，他徒弟兒子全走。那時您給預備下花紅彩禮，我此去給您提親。那時他給也得給，不給也得給。咱們放他三天限，三天不給，咱們帶領人等，前去莫家村，務必把姑娘弄了來，給他個措手不及。」呂登清一聽言之有理，當時答應了他。每天拿了五兩銀子，前去五合樓吃酒。

這天他來到五合樓問道：「王掌櫃的，他們的鏢車，走了沒有？」王鐵山說：「沒走哪，大半今天就走。」呂福說：「我要瞧一瞧。」正在此時，下面銅鑼響，少時信號響，就是爆竹。呂福忙從窗戶往下觀看，原來是七輛鏢車，頭朝北停放，全是單套的大車，上垂首三匹馬，下垂首兩匹馬。頭一輛車上，在外手插一斜尖旗子，青緞子做地，白火沿，當中一個莫字，在旗桿旁，有一串小字，上寫軍城府首縣兗城縣莫家寨花刀將莫方。有這個鏢旗，走在中途路上，高枕無憂。在鏢車將要動身的時候，放一掛鞭，全響完，老少的達官，是鼓掌大笑。所為甚麼呢？原來各行有各行的規矩。要是一齊響完啦，是一路之上，平安無憂。在那一掛鞭上，是有三朵紅紙花，頭中尾三個。一點的時候，要有截音，是鏢車一走的時候有錯；中間有截音，那就是快到地方啦有錯兒；要是響到末尾不響啦，那就有達官不利之情。鏢車調開一走，呂福便下樓堂，回去稟報了呂登清，說道：「員外啊，現在鏢車已然走啦。」登清說：「好！那我給你們預備花紅彩禮。」呂福說：「剛走您就給下彩禮去啊。倘若人家是忘了甚麼啦，回來了碰見，那如何是好呢？」呂登清說：「依你之見。」呂福說：「今天他們走。明天後天再去不遲。」登清說：「你可不知我這個急呢。」展眼到了第二天。呂福說：「員外，今天您給預備吧。」呂登清說：「福兒，可都預備甚麼呢？」呂福說：「這個姑娘是莫方之女，

你可別拿他當治土務農的主兒。彩禮淺薄了可不成。」呂登清說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呂福說：「你給預備滿頭的珠翠，春秋四季的衣服，二□對宋寶，二□對白金。」呂福當時打點水紅的包袱一個，把物件包好，拿著往外就走。呂祿說：「兄長您乾甚麼去？」呂福說：「我到莫家村去提親。」呂福說：「好嗎，你這個腦袋不要啦！您把這個東西拿出來，我得瞧一瞧。因為那莫方可不是好惹的。」呂福說：「不要緊，鏢車已然全走啦。家中就剩他一個人，量他也沒有多大的崩兒。」說著將包袱打開。呂祿將滿頭珠翠及那好衣服，全給留下啦，又將黃金全留下，白銀也留下□五錠。呂福一看，大包袱變成小的啦。二人一齊往外，呂祿說：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。您拿小的前去，是飛蛾投火；我拿這個大的，是歸奔家宅。」呂福說：「你還回來不回來啦？」呂祿說：「你把東西放到家中就回來。非得這裡出了事，我才走啦。你做你的惡，我行我的善，善惡到頭終有一報。」說完他揚長去了。呂福拿包袱來到莫家村，南村頭西街。到了小巷頂頭門，看看是不錯啦，上前打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邊誰呀？」呂福說：「這是姓莫嗎？」僕人說：「不錯，是姓莫。」說著將門開了，二人相見。呂福說：「前幾天有許多馬匹，從此經過，敲打鑼鼓。你可知曉。」莫管家說：「我知道。」呂福說：「你可知道所為那般？」管家說：「過來的時候，我知道。所為甚麼事，我可不知道。」呂福說：「在馬的當中，是我們主僕三個人。我家員外呂登清，那是在花街，看見你們有一位姑娘，長得美貌，所以令我前來提親。你去告訴你家達官，若知進退，用花紅彩轎，將姑娘送到呂閣寨，與我家員外，大拜花堂。三天若不送去，可小心我主僕前來硬下花紅。」說完扔下包袱，竟自去了。

不提呂福，且說莫家僕人，拾起包袱，關了門，往裡而來。來到裡面，見了莫方說道：「員外，門外來了一個叫呂福的，他如此如此的說了。」就把方才呂福所說之話，說了一遍。又將包袱拿起，叫他看了。莫方一聞此言，伸手將包袱接過，來到裡邊屋中。他妻李氏一瞧，忙問道：「你拿這個包袱乾甚麼呀？」莫方說：「你說過，生下兒子來，由我調理他；生下女兒兒，由你來管。如今這個女兒，她是宅內之人，還是宅外之人呢？」李氏說：「是宅內之人呀。」莫方說：「既是宅內之人。她不受你的調理，那她到了人家，難免的就做事不按家規，那豈不受人家公婆的辱罵嗎？可是罵你，罵不著我。」李氏一聞此言，連忙說道：「這是從何說起？」莫方說：「你要是問從那裡說起，就是從姑娘莫彩娥身上所起。因為她不服家規。」李氏忙問：「怎麼不服家規？我調理姑娘有一差二錯沒有？」莫方說：「還要出甚麼錯啦，非得等她把咱們一家子全治死才成啦。這是在我家，此女還出去偷瞧熱鬧。她兄長莫陵向我說，我還不信，我恐他兄妹不合。看起來他兄長不是說瞎話，真有其事。彩娥呀，你是一個姑娘，應當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才對，你這一來，就要把我名姓敗盡。外頭有甚麼熱鬧，你必得出去看去。我要是不在家，你那師哥們說你，你更不服啦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由把臉往下一沉說道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婦人，你敢不遵我的家規，真要把我氣死。我寧叫你們在我刀下作鬼，我也不能叫你們把我牌匾敗盡。姑娘她是一個毛女，不知甚麼，難道你還不懂嗎？再說你兒，已然在外保鏢作事。叫外人說他妹妹，是風潑之女，那是好聽是怎麼著。我把你這無有廉恥的婦人。」說著遂叫道：「姑娘，彩娥，你這是給我惹下的殺身大禍。婦人你若問這個包袱，是從呂閣寨來。那裡有淫賊呂登清，那小子看見你我的女兒，長得貌美。他派僕人硬下花紅，三天之內送去無事，若不送去，第三天夜內，派人前來搶親。此事由你母女作去，與我無干。」說完扔下包袱，將要出去。李氏說：「你先回來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」莫方說：「你還有甚麼話？快說！莫若你快與她梳洗打扮，預備人家娶吧。」那旁邊的莫彩娥說道：「爹爹，您先不用著急。孩兒我從此絕對的服從我娘的教訓，聽我哥哥的話啦，以後再也不敢出去看熱鬧去啦。」莫方看她嚇得顏色變更，遂說道：「丫頭啊，你也就仗著上無有姐姐，下無有妹妹。若有姊妹，我當時叫你死在我的刀下。你太無知。我父子在家還可，若是不在家，倘若被那下三門的淫賊看見，那賊人夜晚前來施用薰香，將你有個舛錯。那時叫我是死是活？丫頭啊，你也不用害怕，你就等著吧，三天之內任他娶去。那淫賊前來，我是一個人在家，焉能擋的了他們大家呢？因為現在他們全都不在家，我一個人抵不過他等。那時倘若他們真來，別說我亮刀先將你母女斬殺。」李氏一聞此言，嚇得膽破魂飛。彩娥說：「爹爹呀。從此以後，女兒絕對的不出去看熱鬧去啦，還不成嗎？」莫方冷笑道：「如今禍出來啦，你又不出去啦，早又可乾甚麼去呢？再者說，你年已□九。要將你出嫁在外，那時在人家做出不才之事，我莫家也得沾上一半。以後你若出嫁在外，我將我們保鏢的朋友，前來看你，都認好啦。你在人家做出傷天害理之事，那時我派人夜間前去，非殺死你不可。而今呢，只可憑著你母女的運氣吧。若在此三天之內，能有我至近的賓朋，來到咱們家，能夠解去此事，也就是了。」不言他們這裡。

且說呂福扔下彩禮走後，回到呂閣寨，上前打門。那裡邊呂福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呂福說：「兄弟，你開開門吧。我回來啦。」說著他便將門開了問道：「您到了莫家村，親事如何？」此時呂福心滿意足，揚揚得意的說道：「祿兒，你猜怎麼樣。那莫方正正在求之不得呢。」呂祿一聞此言說：「兄長，這內中必有事故。那莫方不是好惹的，決不能那麼好說話。據我所料，耗到三天，他們不將女兒送來，咱們主僕還有三五年活頭；若將此女送了來，趕巧了連四天都不用活，一定全家被殺。」呂福說：「祿兒，三天夜內前去提親。你要瞧出裡面的破綻，你是趕緊脫逃。到那裡惹禍，天塌有大漢支著，不與你我相干。」呂祿說：「你也就是那麼一說吧。」當下兩個人一同進去。呂福到了書房，說：「員外，您大喜啦。」呂登清說：「我喜從何來？」呂福說：「我到那裡一提親。莫方說，給。」登清說：「他說給，要不給呢，又當如何？」呂福說：「三天之內，他若不給，咱們大家前去，搶他個措手不及。員外這兩天咱們必須預備預備才好，大喜的日子，連個彩棚還不搭嗎？頭層院子搭客棚，二層院子搭彩棚，三層院子搭喜棚。這裡諸事已畢，咱們還得預備花紅彩轎。莫方說給，可是到期他要是不送來呢？必須在第三天夜內，前去搶親。這後面喜房還得用劉楊二婆，到時好遞喜果。」呂登清說：「這可沒地方找去。」呂福說：「那還不容易。您把後面搶來的少婦預備兩個就行啦。」呂登清一想也對，當時找好兩名少婦，一外叫活不了、一個叫准死。命她們在後面喜房侍候著。呂福又要紋銀五百，去到縣中僱喜轎一頂。「您再派我二弟呂祿，給您撒請帖，約請各路親友，前來給您慶賀喜棚。」登清說：「好！那麼祿兒呀，你就去吧。」當時開了一個名單，叫他前去聘請眾人不表。

再說呂福拿了銀子，來到兗城縣南門內，萬興轎子鋪。呂福說：「辛苦了列位。」當時有一頭兒名叫有緣的，出來問道：「呂管家您有甚麼事？」呂福說：「有緣兒，我給你們應下了一個喜事。」有緣說：「誰家呀？上那裡去娶？」呂福說：「男家是我們員外爺，前去上莫家村去娶。」有緣一聽，就打了一個冷戰，忙問道：「您幾時用呢？」呂福說：「後天過午用。」有緣說：「您可趕上啦。那一天是太忙，三伙轎子都忙不過來。」原來有緣他心中早思想好啦。就衝他們去的這個地方說，□成估九成轎子搭不回來，那時櫃上不虧錢才怪。掌櫃的待我不錯，不能那麼樣給人作事。所以才用此言答對。呂福說：「有頭兒啊，你平常日子，見了我說托我給你們找著點事。平素的小戶人家，能賺多少錢呢？如今我們員外，不是你要多少錢，他給多少錢嗎？你怎麼拿財神爺往外推呢？」有緣說：「管家，您是不知道哇。別人還猶則可，惟獨呂登清那裡，是轎子一出去，回來的時候很少。趕巧了抬轎子的人，還得受傷。您說合的著嗎？再者說，我們櫃上有一份轎子跟執事，出外未歸，現下只剩舊轎子一頂。恐怕呂員外不要。」呂福一聽，暗想反正是夜間用，誰管他破不破呢。連忙說：「待我看看如何？」他是直對付。有緣無法，只得帶他到了院內東房，同他進去觀看。呂福到了裡面一看，那些個執事，全在架子上擺著啦，遂問道：「這事倒是成啦。那麼轎子在哪裡？」不知有緣說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